

「學生作家培育計劃」2025/26 學年

學生作家徵文比賽

高中組三等獎

聖保祿學校（中學部） 四年級 謝心翹

他人即鏡，審鏡中人

清晨六點半，地鐵站人流如織。我習慣地走到月台最末端，那裡人少，可靠牆站立，避開與人目光相接。這是我多年的習慣，把自己縮得越小，彷彿越能躲開被比較的可能。說不上為什麼，大概是覺得不被注意到，就不用面對什麼吧。

直到那個月台遇見了他。一位約五十歲的先生，西裝筆挺，銀髮一絲不苟，手上還有一本翻到一半的《細雪》。在人人低頭滑手機的車廂裡，他像從另一個時代走來。車門開合間，他始終站得筆直，一手扶著柱子，一手托書，目光沉靜，好像外面再吵都跟他沒關係。我忍不住多看了幾眼，腦海裡一直浮現他翻書的樣子，指尖壓住書頁的角，翻過去，再壓住，很慢，很穩。

此後每天同一時間、同一位置，他都準時出現，換著不同的書，在嘈雜人群裡自成一片安靜天地。我開始偷偷觀察他，他在下車時會對讓路的學生微微點頭，會用眼神示意孕婦坐空出的博愛座，更會主動幫年邁的乘客搬運行李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婆婆的購物袋散落一地，橙子滾到我腳邊，他二話不說蹲下身，一個一個撿起來放回袋裡，還輕聲說了句「小心慢走」。我站在旁邊，手插在口袋裡，動都沒動。那顆橙子，最後還是他彎腰撿的。

我自問：上一次讀完一本書是什麼時候？上一次對陌生人微笑是什麼時候？上一次讓座，是真心還是怕被指責？答案令人難堪。我書包裡的書永遠停在第一章，手機裡塞滿短影片和遊戲；我總戴著耳機隔絕世界，被人碰到還會暗自不耐。我一直以為自己只是「比較獨立」，但看著那位先生替老婆婆撿橙子的背影，我突然明白了，那不是獨立，是懶得理人。反正就這樣活成了一座孤島。



我開始嘗試學他，在包裡放一本書，試著通勤時閱讀。起初難抵車廂晃動與人聲，可我告訴自己，那位先生能做到，我也可以。漸漸靜下心來，地鐵的轟鳴成了白噪音，讓我更易專注。一個月後，我讀完了三本書。但更讓我意外的是，放下手機抬起頭之後，車廂裡一直有很多東西是我從前沒注意的。有個高中生在筆記本上寫詩，寫一句，停下來想一想，嘴角帶著笑；一個年輕媽媽蹲下來跟小孩說「那個姐姐站著很累，我們讓她坐好不好」，小孩點點頭，乖乖站起來。車窗外的陽光落在書頁上，光影隨隧道一明一滅，我第一次覺得通勤的四十分鐘不夠用。

如果說那位先生讓我想「見賢思齊」，那真正讓我懂得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的，是我的同學唐馨。她成績不好、愛講話、總被老師點名，更愛抱怨：考不好怪題目難，報告差怪組員不配合。我曾經很討厭她，暗暗告誡自己絕不要變成她那樣。

直至某天，我因考試失利對媽媽大吼：「都是你總催我讀書，壓力大才考不好！」話出口，我愣住了。這話和唐馨的抱怨，何其相似。我把自己關在房間，坐在書桌前盯著成績單發呆，才驚覺自己也一直在推卸責任：考得差怪老師出題偏，報告扣分怪組員拖累，作業寫不完怪群組訊息太多。我那麼討厭唐馨身上的毛病，卻一直假裝看不見自己身上也有。差別只在於，我把抱怨藏在心裡不說出口，她把抱怨掛在嘴邊讓人聽見。我一直嫌鏡子髒，卻沒發現鏡子裡照出來的就是我自己。

從此，我不再嫌棄她的抱怨。她訴苦的時候，我不再翻白眼，而是安靜聽著，因為看著她，總會想到自己。這學期她自願當班長，有人質疑，我沒有跟著笑。她在試，那就夠了。

半年過去，那位先生依舊每天出現，我已不必偷偷觀察他，因為我也成了那個時間、那個位置安靜看書的人。偶爾碰到，我們會互相點個頭，不說話，但好像什麼都懂了。

那天放學，唐馨追上來問我借筆記。我遞給她，她愣了一下，大概沒想到我會答應。「謝啦。」她笑著跑開，馬尾一甩一甩的。我看著她的背影，想起地鐵上那位先生翻書的手勢，想起自己第一次在車廂裡打開書本時的彆扭，也想起那晚對媽媽吼完之後一個人坐在床邊發呆的樣子。見賢思齊，不是要變成別人；見不賢而內自省，也不是要證明自己



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
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

比誰高尚。他人就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來的從來不是別人，是自己還能走多遠。

進站聲響起，我合上書收進包裡，走向車門。月台的玻璃門映出我的身影，跟半年前好像不太一樣了。我對鏡中的自己點了點頭，踏進車廂。

評語：描寫地鐵讀書的先生與抱怨的同學，生動捕捉了自省從「放下手機」開始的轉變。